

愛吾廬詩鈔

一
函
四
冊
函

序

乙巳重九後一日與張少泉大令會於江城翌日偕遊君山維時天朗氣清
風日和煦君山據三十三山之勝縈青繚白遠近環拱而長江西來海門東
注汪洋浩瀚尤爲形勢總匯君與余披襟嘯歌以爲極天下之大觀而此會
爲不虛矣於是君出詩稿見示稿分篋餘集一卷則少年時里門酬唱及經
歷浩劫所寄慨也遊梁集一卷則遠宦中州敷陳政事登眺名蹟所託興也
歸帆集一卷則樂賦遂初而復流連於去思也歸田集篇什尤夥中有論史
上下卷則獨具才識援古證今以詩爲史其他懷人感舊觸緒成吟與香山
放翁神似蓋吾鄉咸同間以詩鳴海內者爲悔餘太守君詩派雖與小異而
包羅富有各體俱備足與悔餘後先輝映以張吾軍僕垂老無成與君神交
已久得此稿諷誦數四乃幸今日之遊聯觴詠之歡攬江山之勝爲數年來
不可多得之樂爰謹誌數語以當遊記而卽以爲詩序可乎君以優行舉貢

出宰各邑循績卓然中外大僚多門下士而君絕不有所干請嗚呼行誼高
矣又豈僅僅以詩鳴哉弟金武祥

序

我師江陰少泉張先生抱質溫雅宅心平易當

今上建極之初年以知縣筮仕河南昌時寄寓彼都方習帖括學從先生游
通籍後遂與先生違先生數權縣瑑得民譽遂條然返鄉里今年夏項城宮
保招至津因來京師白頭師弟相隔二十年重復晤對懽慰百端繼以感喟
稔知先生結廬大江之濱披拂煙雲依倚泉石問種魚之經求灌園之術置
書一倉分花百本優游獻詠自適其適眡彼擾攘一官承長吏之鼻息供百
類之毀譽疲神奔走瘁精案牘辨色卽起過午未餐其勞逸苦樂相去奚翅
霄壤熱中之士固有樂此不疲者先生歎謝之而去若不知其有樂焉高矣
有詩若干卷官退以後之作爲多命爲敍不敢辭謹述先生之志如此能知
先生之志斯可以讀先生之詩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門下士徐世昌

序

世光在大梁從游於江陰張少泉先生之門先生以經術吏事表見於世而吟詠尤富晚而歸隱哀集生平詩篇郵示濟南屬爲之序世光親炙日久獲益最多所屬不敢辭爰滌筆而稱曰詩之一道雖以抒寫性情蓋亦有運會之感焉乾嘉盛時作者雲起士大夫造懷指事艷溢鎔毫贈答播爲賓榮謳吟被乎垌野凡以述恩光而敘酣宴繪山川而狎風雲偉製名篇家自成集沿爲一時風尙其時歌頌昇平幾不知天地間有憂患之一境我生之初蓋已不獲見此矣然當弱歲弄翰與我師論詩講業研究音律源流慨想老輩風流之盛雅歌逸興長與河聲嶽色相吞吐蓋天下猶無事也二十年來仕宦牽率風塵瀕洞世變紛綸發揮性情之業幾無有講明而耽習之者矣海內以提倡新學爲宗旨置風雅於不道識時者詎忍譏之然詩之一道雖轉移於運會而性情所至蓋亦有挽易運會之功彼夫泰西立國無一事一物

之守乎故常而文事獨崇乎古代何馬詩仙最爲世所諷頌卽上而里拉斯海拉斯之歌雖篇籍不傳其名譽尙流於歷史矧中國之詩固茹千年國采朝章所紀而可廢置弗言乎先生之詩卽先生性情所見其宗派在溫李之間純摯纏綿宜爲學者所觀感於舉世棄如弁髦之日猶珍重護惜鈇版以公諸世藉是以導詠靈機宣揚淑氣是亦運會所爲扶持發達之一助也先生視之其亦以爲知言也乎

光緒三十有二年門下士徐世光謹敘

序

光緒癸未煖圻幕遊大梁卽以詩文受知江陰張少泉夫子遊其門者數年
相得殊深時夫子以詩文教授學者成就人材甚多乃澹於榮利三署邑篆
輒解組歸音問闊疎十餘稔矣丁未春津門聽鼓值夫子應項城宮保之聘
亦客津門白頭師弟旅邸重逢不禁黯然而夫子出別後所著詩集數種
見示囑爲選定不敢以固陋辭謹就管見所及者選存若干首復申而論之
曰詩者所以達人之性情也性情真則詩境亦真性情僞則詩境亦僞古今
詩人性情最真者莫過於杜工部其低徊身世感傷家國之篇沈鬱悲壯語
語耐人尋繹無一不合興觀羣怨之旨故其時有詩聖詩史之目嗣後惟白
香山之諷諭有少陵遺意宋元以來諸名家以訖

國初漁洋竹垞荔裳愚山牧仲諸老大都皆以真性情抒寫其胸中所欲言
故其閎中肆外之作動魄驚心挹之靡盡玩之靡窮方能傳世行遠然則古

今詩人雖多其詩境之妙直可以真之一字賅之惟明代嘉隆七子性情不真徒摹聲調一時有浮廓之譏我

朝乾隆世隨園派出力矯嘉隆七子相沿之陋習雖其輕佻之什未免貽人口實要其真摯之章流麗悱惻實足接武前賢未可沒也今觀夫子之詩殊得白氏長慶集體製其於隨園老人面目尤時時逼肖以此見真性情之流露古今人未始不相及也自海禁大開泰西新學闖入內地士大夫咸醉心格致之說而詆舊學爲頑固詩古文詞棄同芻狗夫子獨抱殘守舊於荒江寂寞之濱閉戶高吟屏絕外事不願與新學競一日之短長其識見誠有異乎人者然則讀夫子之詩不獨可以知夫子一生無一事不從真性情出並可以知斯時之天下學術之變遷人才之盛衰氣運之升降也所係豈淺鮮哉全集選定訖將付剞劂煖圻因略述詩中大旨俾後之覽者有所考焉

序

世之談詩者每崇李杜而次元白不惟元白不以之重輕恐李杜亦未必引爲知己也詩至三百篇尙已然而有雅頌不能無風詩有宗廟不能無里巷境地不同吐屬斯異情發自然詎勉強爲哉今讀吾師少泉張夫子愛吾廬詩鈔乃盥沐而爲之序夫子性冲和而雅嗜吟咏舉平生所歷無一不寄之於詩易一畧命一名殆一官一集例也

今天子御極之初年夫子以優科宦中州聽鼓得暇卽獎掖後進一時英彥皆游門下遇春亦濫廁其列今則躋臺閣膺疆寄頗不乏人且有以文章名天下者矣夫子之行當於詩教中得之故其接物也無疾聲遽色春夏氣盈面頰無少長咸樂與之遊宰諸邑民愛若父母坐堂皇不聞鞭笞聲公餘仍賦詩不輟時稱賢令尹不數歲引退南歸以遂其澹泊志夫子尤擅和緩術從不用峻劑而活人殊多如夫子者今世尙有其儔哉遇春不見夫子踰十年忽逢之沾上登堂侍坐長話

依依孔顏之樂於茲復覩夫子出集命序遇春不才甚何敢贊一辭爰爲讀
是集者告之曰我夫子今之元白也有執崇李杜而次元白之議者誠不可
與言詩

光緒丁未三月望日門下士嘉應蕭遇春拜序於天津客館

序

余自癸酉膺鄉薦至庚寅成進士凡八越禮闈試公車北上必小住會垣與諸同年議論當世士大夫賢否常聞有江陰張少泉先生者以優貢知縣來豫其制義爲一時冠從而問業者踵相接先生亦樂不爲疲時復流覽光景製爲詩歌以抒寫性情若無意於官者心服其人不乏嗣聞其權甯陵權陳留又權上蔡所至皆以經術飾吏治藉藉有聲公餘仍不廢吟咏事益心折焉以爲不見其人倘得讀其詩幸矣及余官山左交天津徐子友梅每談詩必稱道張先生不絕口張先生者卽余所心服不忘而友梅則其高弟子也問先生近況則已里居不復出日惟耽於詩以自適而已矯矯先生益時欲讀其詩矣宣統二年春友梅持先生愛吾廬詩集將代付梓人余始得讀之恍然曰有是哉先生之詩性靈之詩哉謂似元白者非謂似王孟者亦非凡曰似皆非真也先生有先生之真性靈自成爲先生之詩所謂一家言非耶

而何所似耶至論古二卷亦奇亦正亦創亦因美善刺惡留心勸懲其猶有
三百篇遺意者歟論先生詩並追述所以慕先生者如此質之友梅曰可盍
書爲序余應曰唯唯時庚戌二月二日也扶溝年治愚弟柳堂拜撰

題詞

竟擅清腴勝粗豪一例刪才情長慶集格調小倉山人在義皇上家居廉讓
間龍砂好風景高詠對孱顏

歸去淵明早田園獨放歌丹鉛勤考訂青史費搜羅徵實言非妄翻空義不
磨前賢工樂府相較體如何

詠史詩前輩多作樂府師獨變爲
五古雖體裁不同而實各極其妙

昭代詩壇盛風騷一線延同光今日事著述幾人傳懷古情如許惟師任獨
肩津門重侍座浣誦倍歡然

憶昔游梁日追隨弟子行天涯一分袂旅鬢各飛霜踪跡今重合文章愈有
銚他年壽梨棗傳播徧江鄉

受業商城周煖圻呈稿

時客津門

愛吾廬詩鈔首編

篋餘集

江陰張洵佳少泉著

題琴川倪問漁採藥圖

石磴茅亭迤邐開煙霞深處卽蓬萊松關秋老霏紅葉竹徑雲荒破綠苔名
重緩和稱國手人隨劉阮到天台蒼生近苦瘡痍甚何日山中肯出來

曉發

犬吠柴門過客船半輪紅日吐前川霜蘆樹老峯爭出風挾帆飛浪不圓幾
處村雞猶唱曉一羣野鴨共衝烟龍砂此去無多路笑聽鄉音水驛邊

歷劫吟

去春一月之中予父母相繼棄養甫三日粵匪突至人亡家破慘不
可言歷劫餘生痛定思痛濡毫和淚詩以代言

風狂雨暴雪霜聯人事難知欲問天百難盡經惟欠死不堪回首溯從前

甲子紀元度歲朝椿年未老望春凋五更慘向牀前訣遙指青天氣寂寥

大先

夫於正月初三日棄養

青陽慘澹不成春慈竹旋枯二月辰陟岵遙瞻方隕涕那堪陟屺又傷神

月二

初三日季太宜人又棄養

四壁蕭條絮縷空附棺無具附身同隣家借得黃棉襖泣伴單衾殉殯宮

昆池捲起劫灰烟頃刻漫空不見天從此公私塗炭盡死亡患難一身全

六初

日粵匪突至

頭蓬足跣淚滂沱蟣蝨攢身疾病多似此紅羊罹浩劫九原父母痛如何

至逃

蕩口大病幾死

杏花開過又桃花愁裏光陰一月賒聞道故鄉烽火熄病魂先已闖回家

月三

初六日賊爲官軍擊退

信宿遷延始至家一人相見一咨嗟誰知大阮飄零苦得慶生還病轉加

叔先

避難回家甫三日
一病不起

大劫才離大疫臨寒燈徹夜聽呻吟庭前賴有婆婆樹風雨黃昏又暗侵

疫大

流行一門盡病先祖
司馬公旋亦抱恙

龍蛇入夢鵬哀鳴劫火燒殘大厦傾從此生機驚斷絕闔門老幼盡吞聲

月四

十三日司
馬公棄養

一波未靜一波生又聽堂前哭泣聲託鉢天涯歸計阻哀音遞到淚如傾

祖先

母王又於五月棄
養時予謀館外出

斜陽暗淡下秋林霜雪旋將綠葉侵杜老還鄉思弟妹清詞宛轉付哀吟

父叔

家一弟一
妹相繼殤

紅蕖翠篠正葱龍一夜風狂隕折空我若呼天天亦泣祖孫四代半年中

姪兩

尚在襁褓
亦相繼殤

淒雨酸風徹夜聽纍纍五樞寄中庭衰門更有驚心事子姓儻然盡白丁